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不唱歌的新娘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序曲

“我要结婚了。”

冢川亚由美听了之后，“啥？”发出了有点不文雅的声音。

当然，亚由美今年也是二十岁的淑女了。她并不是老是发出这种声音，平常吓一跳的时候是“啊！”一下，顶多也只是“嘿！”地发出诸如此类的声音。

但是……这时候，并不是一般的惊讶。以“鳗鱼饭”比喻的话，不是“中等”，而是“特上”级的惊讶。

“我说……久惠啊，你刚才说什么？”

亚由美并不是重听，但却不禁如此反问。

“我要……结婚了。”

佐伯久惠以更羞涩的声音重复，满脸通红地低下头。

“你说要结婚……久惠，是你吗？”

亚由美说完之后，往旁边一看，“喂，唐璜，可以舔一下我的脸颊吗？”

这里是冢川家亚由美的房间。亚由美和久惠坐在地毯上聊天，躺在亚由美身旁充护花使者的是，有着光鲜亮丽的茶色外表的唐璜……尽管如此，它并不是去晒黑的，而是原本就是茶色的了它是一条叫做这个名字的腊肠狗。

这条狗是以前亚由美插手管某件教人案件时，为了纪念（？）而得到的奖赏。

亚由美把头低下，伸出脸颊，唐璜立刻就明白似地抬起头，伸出舌头往上面舔。

“好冰哦！”

亚由美慌张地站了起来，“原来不是梦啊！”

碰巧那边的门开着，“什么不是梦啊？”

说着说着进来的是亚由美的母亲……冢川清美。

“哎呀，妈，你在啊？”亚由美说。

“我没说我要出去呀。”

清美端起托盘上的红茶杯，说：“我把红茶放这里哦。”

“嗯。”

也难怪亚由美会问母亲“你在啊？”，因为清美原本就很常外出，所以不在是很正常的。

“好久不见！”

佐伯久惠向清美问候。

“久惠小姐还是那么漂亮。”

清美微笑地继续说：“而且又非常文雅，很有女人味……真希望亚由美能向你多学习。”

“不要动不动就拿我做比较好不好？”

亚由美瞪母亲一眼。

“这有什么办法呢，谁叫家里就你一个孩子。”

清美若无其事地这么说之后，“要是你爸爸在外面没有生孩子的话……”

附加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

亚由美睁大眼睛说：“爸爸？”

“开玩笑的啦。你爸爸的情人应该是阿尔卑斯少女和小甜甜才对。”

久惠惊疑地直眨眼睛。

“怎么回事？”

“没事，别管它。”

亚由美慌张地说。亚由美的父亲虽然是个技术方面的上班族，但兴趣却是看电视的卡通影片。

而且是少女爱看的伤感卡通，还录起来反复地边看边感动地掉眼泪，是个兴趣有点奇怪的人。

“我告诉你，“妈，久惠说她要结婚了。”

“哎呀！真是太好了，恭喜你呀！”

清美边鼓掌边大声地说。

亚由美心想，败给她了。

久惠是个美人。从念小学起，就长得一副有点显眼，又肤色白皙的美人样了。

不能说是很健康的样子，事实上，她以前时常生病请假。现在也是，依然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印象。

从以前就带点叛逆味道的亚由美，自认是久惠的“保护者”。而那个久惠要恋爱结婚了。难怪亚由美要泄气了。

“那么，你们要在学结婚啰？”

“就是这么回事吧。”

久惠点头说：“大概……就在最近吧。”

“你还真大胆！竟然没跟我商量一声！”

“对不起，不要生气嘛！”

久惠当真在担心。

亚由美嘻嘻地笑，“你不要小看我了。你以为我会为这种事生气吗？”

“老天保佑！我想要是你不认我这个朋友的话，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怎么可能！是什么样的人？叫什么名字？”

亚由美挺出身子问道。

“下次我会第一个介绍给你认识的。”

“这样才对嘛！”

“等他……”

“咦？到底怎么啦？”

“等他……正式离婚之后。”

久惠说了之后，浮现出暧昧的微笑。

这时候，没有追根究柢地详细追问男方的事，使得亚由美在日后感到十分懊悔。

十天后，佐伯久惠自杀了……

第一章 重逢

“男人又怎么样！”亚由美大声嚷嚷。

“亚由美……”

神田聪子撑着手肘说。

“干嘛？你有话想说吗？那你就说出来嘛！”

“你小声点……”

“我的声音大吗？开什么玩笑！”

亚由美一边挥舞着威士忌的杯子一边说。

“这样还不算大声！真正的大声是……”

她吸入一口气之后，突然站起来，“哇！”

那里虽然是家相当大的酒吧，但是由于亚由美高频率的尖叫声，一瞬闲，大家都吓破了胆子，四周变得一片寂静。

“哈哈，静下来了。活该！”

马上又咚一声地坐回椅子上。

聪子已经心存放弃了，只能光叹气。

神田聪子是亚由美的一位好友。因为是高中才认识的朋友，所以她和去世的佐伯久惠只是点头之交。

尽管如此，她今天也参加了久惠的葬礼，之后还陪亚由美喝“闷酒”。

“太过分了：居然欺骗像久惠那么纯情的女孩。简直不是人！”

“我了解，亚由美。”

聪子点头，接着说：“这也无可奈何呀。佐伯小姐人都死了。”

“我不会放过他的！”

亚由美使劲地瞪着前面，害得碰巧坐在正面桌的男人大吃一惊，匆匆忙忙换了位置。

“真要不得！那家伙有太太还玩弄久惠：我绝不会放过他的！”

“就是说啊……佐伯小姐好可怜。”

聪子一边慢慢喝着鸡尾酒，说：“想必她一定很相信那个男的。”

“你不觉得不公平吗？假使婚外情的恋爱责任男女各占一半，久惠是自杀，而男方却若无其事，一如往常地和老婆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简直是岂有此理：男方也该负责任才对的！”

“嗯，我了解亚由美说的话。”

聪子点头。“不过，你不知道那位重要的对象是谁，不是吗？”

“就是这样啊。真不甘心！”

亚由美一口气喝光杯里的酒。

“你喝太多了，亚由美。”

“不要管我。我竟没有向久惠打听出有关男方的蛛丝马迹。我真蠢！我在为自己的蠢干杯。”

“你责备自己也没用，根本没人知道她会自杀的。”

“自杀……说的也是，久惠生前看起来好幸福的。”

亚由美立即泪如涌泉，泪水顺着脸颊流下。由于酒精的关系，使她变得容易掉泪。

有个人站在亚由美前面。抬头一看，是个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衣冠不整的本人自认穿得很酷，站在那里不怀好意地笑。

“嘿，小姐！”

那个男人说：“干嘛那么忧郁呢？”

“我是独生女，没有弟弟。”

亚由美回了嘴。

“你被男人甩啦？要不要我陪陪你！”男人露着牙笑着说。

“是这样啊。你真亲切！”

“是啊，我这个人就是太亲切了。”

……或许他“自己的心亲切是人家的麻烦，你听过这句话吗？”

因为亚由美的杯子是空的，所以聪子多少安心了些。不过拿起聪子的鸡尾酒杯站起来了。

“亚由美！”

没有阻止的机会了……杯里的酒在下一瞬间就从年轻男子的头上倾盆而降。

当她注意到的时候，亚由美已经你……”

“你还敢说……”

母亲清美说：“当你念小学的时候，我是常去车站接你。不过，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来拘留所接……”

“谁叫警察全是不明事理的人！”

亚由美一副苦瓜脸。

已经是早上了。因为在酒吧大吵大闹，弄坏许多杯子和照明，所以老板气昏头才打的。

于是，亚由美生来头一遭在拘留所这种免费饭店过了一夜。

“我头好痛。”出了警局之后，亚由美皱起眉头“床硬得睡都睡不着。”

“你对拘留所发牢骚也没用呀！”清美笑着说。

清美也没受到什么打击。要让这位母亲花容失色，没那么简单的。

接到警察通知她去领女儿的电话时，“哎呀，那么快就可以从监狱出来啦？”

清美如此反问，急坏了负责的警官。

“申请损害赔偿的通知好象会另外寄来。”

“过分！发飙的是对方耶，我顶多摔椅子而已。”

“从你的零用钱里慢慢扣好了。”

清美正经八百地说：“可是，这样到你嫁人之前好象都还扣不完。”

“我才不结婚呢！”

亚由美抬头望着晴空，由于太刺眼而眯上眼睛。“妈不在乎我像久惠一样吗？”

“你的心情我可以了解。”

清美挽着女儿的手腕，“不可以只凭想象来判断事情。男人和女人之间，每一对都有他们不同的故事。”

亚由美看了母亲……清美停住脚步。

“出租车还不来。你要先回家一趟吧？”

“唔……”

“大学呢？要去吗？”

“有此打算。”

说归说，当然是一点准备也没有。

随之即来的是，“等一下！”

传来了男人的声音。“赶上了！”

亚由美回头一看，看到的是仿佛见过的胖身体，以及看起来像是好好先生的圆脸，“哎呀！”

亚由美不禁大声叫：“殿永先生！”

殿永是以前亚由美受到案件牵连的时候，所负责的刑警。

“您好，刑警先生，上一回麻烦您了。”

清美低下头。

“呀，好久不见。”

殿永依然没变。

“可是……为什么……”

“我是去见你的。”

殿永露出笑容，“昨晚的英勇事迹我听说了。”

“糟糕！”

尽管是亚由美，也会有点害臊。

“有点时间吗？”

“有，当然。”

“那，我先回去了。”

清美说：“要是再被逮捕的话，就打电话给我。啊，出租车来了。”

当清美搭出租车离去之后，殿永摇着头说。

“你母亲依然那么特别。”

“你想说想不到有这样的母亲对吧？”

殿永笑着说：“我原本想说的却被你抢先了。要不要吃个饭？待在拘留所没什么食欲吧。”

“老实说，我已经饿扁了。”

亚由美接着说：“几乎想吃掉殿永先生了。”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

亚由美转眼间就吃光盘中的意大利面，歇一口气之后说。

“我好想见你。”

殿永说：“虽说如此，请别担心。我不是要向你表白爱意。”

他很会假正经，是个满幽默的人。

“噯，真可惜。我原本想要是被你诱惑的话，去饭店也无妨的。”

“别拿中年人开玩笑。喂，咖啡！”

殿永叫女服务生，“中年人一动起真感情是很可怕的。要是外遇的话还算好！”

亚由美喝了一口不加糖的咖啡，看了殿永的脸。

“你是指一般而言呢？还是……具体的例子？”

“佐伯久惠小姐，真令人同情。”

亚由美一直盯着殿永有点装傻，又令人高深莫测的脸孔看。

殿永板着脸说：“不要这么盯着我看，我会害羞的。”

“殿永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亚由美终于从惊愕中醒悟过来。“你为什么提久惠的事？久惠是被杀的吗？”

“你冷静下来！”

殿永举起手，“久惠小姐是自杀，这没有错。”

这样啊！这的确很像久惠的作风，这样说也不太对，她这种一本正经的死法真令人伤心。

她连遗书都有留下。不过，文中丝毫未提及成为她死因的“男人”，仅写着：因为有苦衷，所以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份遗书你看过过了吗？”殿永问道。

亚由美点了头。

“是封很像久惠作风的遗书。从父母，朋友，学校的老师，到钢琴老师，她对每个人都说了“承蒙照顾了”。房间和桌子也都整理得很干净。这也难怪，久惠平时就整理得很整齐。”

“然后，从大厦的顶楼跳楼自杀了。享年二十岁。”

殿永摇头说：“真悲惨：她的人生还有五十年的。”

“她生前像孩子般地纯真。不同于我，她人很文静……”

亚由美的眼眶又浮现泪光了。

“你有没有想到有关她自杀的原因？”

亚由美像在刺探似地盯着殿永的脸看，因为她想殿永可能早就知道了。

“她说她要结婚了。”

亚由美告诉殿永她和久惠十天前的谈话内容。殿永点头说：“这么说来，有关对方那个男人的事情，她什么也没说啰？”

“就是啊！我好懊悔。我应该深入追问的……”

“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确的。”

“没错。对方是个有妇之夫。”

“光是这点也是个有力线索了。”

殿永静静地喝了热咖啡。

“殿永先生，你为什么在调查久惠的自杀呢？”

“不，我在调查其它的案件，碰巧循线查到那里，这样说是才正确的。”

“其它的案件是指什么？”

“凶杀案。”

殿永说得很干脆，然后隔了一会儿。

“你有兴趣吗？”

“有。”亚由美立刻就点头。

“可是，把你引入危险境地，我会觉得过意不去。”

“怎么会呢！”

亚由美使劲瞪殿永一眼，接着说：“你引诱我在先，怎么又说这种话呢！”

“说的也对。”

殿永微笑了。“今天……你可以向大学请一天假吗？”

“不能请假，但是可以逃课。”亚由美说。

“那么，我们出发吧。”

殿永站起来。

“去哪里？”

“饭店。”

亚由美稍微睁大了眼睛。

“永田照美？”亚由美反问。

“你有没有听过？”

“我想想……想不起来。”

“应该也是。”

殿永停住脚步。“啊，就是这里！”

饭店……因为听说“发生过凶杀案”，所以亚由美心想一定是宾馆之类的地方，然而那里却是一家又新又满漂亮的商务饭店。

“案件发生在这种地方？”

进大厅之后，亚由美往四周看了一下。

“柜台在哪里？”

“在这后头。”

殿永指着一扇小门。

“可是，不会有人出来的。为节省人事费用，没有人在柜台当班。”

“原来如此。那么，有谁进来就没人知道了嘛。”“开房间的时候会给卡片。用卡片就可以开门，也可以支付餐费。”

“好方便哦。”

“可是，像这回这样，一发生案件的话，要找目击者可就费事了。”

“案件发生在这家饭店？”

“没错，去看看吧。”

搭电梯往七楼去。饭店总共有二十楼。而且，因为是商务饭店，所以每个房间都隔得很窄，以增加房间的数目，压低住宿费。

“有好多房间哦！”

亚由美一边走在七楼的走廊，一边说。

“像这样的饭店，有谁在什么时候进出，没有人能确认。熟客也很少。是桩难办的案件。”

殿永虽然这么说，但他说得满不在乎的，所以也看不出他内心有多困扰。这就是殿永的作风。

“就是这里！”

殿永在七〇三一号房门前停住脚步。从口袋里拿出像信用卡般的塑料白卡片，把它插入门把下的隙缝，然后吁嚒一声，门就迅速地开了。

房间里几乎没有浪费的空间，只有就寝的空间。不过，颇整洁的，感觉不错。

“案件发生在这里？”亚由美说。

“在浴室。好象是在冲澡的时候被杀的。”

殿永往铺整齐的床上坐下。“永田照美，三十二岁，主妇。是个很普通的主妇。”

“凶手呢？”

“现在还未掌握到线索。”

“她先生是……”

“她丈夫是上班族，那一天他去招待客户。只是，二次会、三次会，接连不断的，所以他也不确定自己喝到几点，现在正派人在调查。”

亚由美一边环视房间一边说：“那位太太……在这里做什么呢？”

“应该是和男人见面吧……我们是这么认为。”

“是外遇吗？”

“是打工也说不定。”

“可是……这个案件，为什么会牵扯到久惠呢？”

“因为找到了留言。”

“留言？在哪里？”

“找到的并不是写在便条纸上的这个东西。在那个电话的旁边，有便条纸吧。”

“有，这个……”

“那里有留下用原子笔写字的痕迹。看得出是“佐伯久惠”。还写着大学的名字。”

“当我去了之后，听说她自杀了，吓我一大跳。”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好戏才正要开锣。况且……使用过那个便条的，不一定是永田照美或是犯人。

或许是之前的客人也说不定。”

“啊，原来如此。”

“听说你是她的好友，我想你应该知道些什么，所以才去见你的。”

“结果才发现我在拘留所对不对？”

亚由美微笑了。“她是什么时候被杀的？”

“前天晚上。也就是说，几乎是在佐伯久惠自杀之后，马上就发生了。”

“在这间浴室里……被杀的吗？”

“被勒死的。好象是用脱下来的裤袜勒死的。”

“那么，凶手是男的……”

第二章 照片的脸

“亚由美！”

神田聪子叫住她，然后走过来了。

在大学的食堂，趴在桌上大口吃着三明治的亚由美，故意装作没发觉到。

“我说亚由美啊！”

聪子把隔壁的椅子拉出来坐。“嘿，你昨天怎么啦？被放回家了吧？”

“哎呀，你是谁呀？”亚由美故意说。

“我没有那种朋友被关到拘留所，却无动于衷地回家的无情朋友！”

“亚由美，别这样嘛……”

聪子嘟着嘴说：“我也是不得已的，我看你在抓狂，对方那个男的又在尖叫，把我吓得半死。”

但是，聪子多少有点愧疚的样子。

“告诉我嘛，昨天你有从拘留所被放出来吧？”

“聪子，你不会了解的。”

亚由美一直盯着桌上，“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惨！”

“什么多惨？！”

“像凶犯似地被刑警逼问，眼睛连闕都没闕过。受不了而快睡着时，脸颊就会被揍。”

“怎么可能！”

“接着是从头上被浇水，被揍又被踹的，直到我认罪为止……”

“我到最后无法承受拷问，于是就认罪了。”

“亚由美……”

聪子脸色发青。“这种事……我……”

“算了。如此一来，我的人生也只有堕落一途了。”

亚由美深深叹了一口气，“虽然以前多方面受你照顾了，不过，我想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吧！”

“亚由美……”

聪子的表情看起来生不如死。亚由美忍耐不住而笑了出来。

“你真啦？你真是天真！”

“讨厌：你戏弄我！”

在聪子满脸通红地生气的同时，“亚由美，原来你在这里呀！”

有位朋友过来叫住她。“有人在找你哦！”

“是谁啊？”

“是个男人。”

男人？亚由美心想会不会是殿永？

“听说他昨晚被你踹了。”

亚由美睁大眼睛。聪子吓呆了！

“什么嘛，说自己又被揍又被端的，结果是你踹人家嘛！”

“那个男人在哪里？”

“在餐厅外面等。我跟他说你大概会在这里。”

“谢啦！”

亚由美把剩下的三明治塞进嘴里，用可乐吞下去，然后站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聪子问道。

“你别管。”

亚由美踏出去之后，突然回头说：“如果我又进拘留所的话，要带东西来看我哦！”

亚由美离开餐厅之后，往四周一看，没看到那样的男人。

她想，那个男人也许会为了报昨天的仇而偷袭过来。

要来就来吧。这回我会打断他一两根肋骨：“昨天真对不起！”站在眼前的男人说。

“咦？”亚由美吓得目瞪口呆，对方是一个穿着西装，看来像是推销员的男人。

“你是哪位？”

对方戴眼镜，看起来呆呆的。

“啊，把眼镜拿下比较好吧。”

男人说着说着摘下了眼镜。

“啊……”

的确。他就是昨天被亚由美踹了胯下的男人。

“你知道我是谁了吗？”

“有什么事？”亚由美抱着胳膊，“打算告我吗？”

“哪里话！”

男人睁大眼睛，“我只是想向你道歉。昨天……因为没机会跟你说话。”

这么看起来才发觉，他的样子像是个极其平凡的上班族，年龄顶多二十四、五岁。

“我知道了。后来你怎么啦？”

“这个，老实说……我就是想跟你谈这件事。”

那个男人接着说：“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

亚由美虽然有点犹豫，但是大白天的，况且他看起来也不像会加害别人：

“好吧，那就找个可以谈话的地方吧。”

“附近有好吃的荞麦店吗？”

男人接着说：“我还没吃中饭，肚子饿扁了。”

“出校门就有了。”

亚由美催男人走。“亏你查得出我来！”

“你是冢川亚由美小姐吧。是殿永先生告诉我的。”

“殿永先生告诉你的？”

“是的，看在我们同行的份上。”

“什么！”

说了之后，亚由美瞪大眼睛。“同行？那么……”

“我叫茂木，是K警局的刑警……单身。”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男人补充说明。

“身为刑警竟然做那种事！”

亚由美反复提及那件事之后，正在吃荞面的茂木刑警急忙环视店里。

“请不要那么大声，有时候身分曝光会遭殃的。”

“关我什么事啊！”亚由美说。

虽然她已经在大学的学生餐厅吃过中饭，不过因为这里不是咖啡厅，不能只喝白开水。没办法，她只好点了日式凉面，结果三两下就吃光光了。

“后来殿永先生大笑了。”

吃完荞面的茂木，看起来很放心地一边喝茶一边说。

“你在那里做什么？”亚由美问道。

“都是饭店的经理不好。因为空房间好象只有那间，所以我交代他还不能让客人进来，而他却让客人进来了。”

“那么……就是说，你是“客人”啰？”

“就是这么回事。”

“你为什么一丝不挂呢？”

“我原本想洗澡的。当我刚好脱完衣服的时候，听到门附近有说话的声音，因为门锁被打开了，我惊吓之余就抱着衣服，逃往浴室里去了。”

“你干嘛不穿上衣服呢！”

“我想如果发出声音，会被察觉到，所以我就一直静止不动。况且我又听到你们的谈话，知道那里是杀人现场之后，我觉得毛骨悚然，吓得全身发抖。”

“真是没出息的刑警。”

“之后，门就突然开了，你就出现在眼前，于是我就不顾一切地逃出去了。我真的吓一大跳。”

“我才吓一大跳呢！”

亚由美说了之后笑出来了。因为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想笑。

“可是，你那一腿还厉害。你学过空手道或什么的吗？”

“怎么可能，我不过是模仿李小龙的电影罢了。”

亚由美假正经地说：“不过，你去那家饭店做什么？只是去投宿吗？”

“这个嘛……这关系到我私人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别管它吧。”

茂木清了清嗓子。

“那你当时是在等女朋友啰？”

“是的，算是……就算是吧。”

“那你的女朋友呢？”

“她迟到了，当时殿永先生还在，向她说明缘由之后，她吓得跑回去了。”

“哎呀，你真可怜！”

“无所谓，我习惯被甩了。”

茂木想要假装坚强，叼根烟正想点火……但是一百圆的打火机已经没瓦斯了，怎么点就是点不着。

总觉得他是个不太象样的男人。

“请问刑警先生……”

等打火机的人点着的亚由美，等得不耐烦地说：“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女朋友跑了，你打算要我负责吗？很抱歉，你不是我喜欢的典型！”

“是谁这么说啦！”

茂木好象不太高兴，“我告诉你，你也不是我喜欢的典型！”

“啊，是吗？”

亚由美撒娇似地哼一声，“这样对彼此都好！”

“真是的：不，我今天是正经来谈公事的。”

“那就快说呀！我还有课要上。”

“我知道了。”

茂木拿出小笔记本，“我现在正在调查某件恐吓案件。”

“啊，这样啊。”

“说起这个案件……”

“我说刑警先生……”

“什么事？”

茂木把嘴巴噘得高高的，“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这里是荞面店。要慢慢聊的话，我想可能不太适合。”亚由美说。

于是，彼此“不喜欢对方”的两人，基于人少，不用花钱，待多久都不会遭人发牢骚等理由，回到了空无一人的大学学生餐厅。

矢原晃子发觉玄关有动静的时候，是正当她总会准时收看的电视连续剧结束，正在想要不要去买东西的时候。

矢原晃子四十岁。先生是中坚企业的课长。儿子是十三岁的中学生女儿十岁。

虽然不是特别富裕，但也不会为明天的三餐而伤脑筋是个中等的上班族家庭。

“来了。”

晃子以为有人来，所以站起来之前先吆喝一声。不过虽然有听到动静，但门铃并没有响。

会是什么呢？晃子站起来，慢慢地走往玄关去。

当然，因为才过了中午，丈夫和两个小孩都还没回来玄关大门的报箱里，好象有什么白色的东西。晃子想，是发宣传单的人吧！

搬到这个社区五年，已经完全习惯一眼望去全是住宅的景象了，晃子满喜欢住在这个社区的。

这里的邻居没有什么奇怪的人或多嘴的三姑六婆，小孩们的游戏场所也不少……不过，矢原家的两个小孩都不是乱跑游玩的年纪了，只有到市中心时需要花点时间，但是，她不会抱怨这一点。

晃子当然也有些小小的不满，其中之一就是拜访推销，有太多人来推销东西了。

和挨家挨户拜访不同的是：在这里的话，走廊上有一大排的门。想必推销的人一定很轻松。

像晃子这样胆小的主妇，如果遇到能言善道又缠人的推销员，时常因为无法说出“请回吧”而伤脑筋。

晃子走到玄关后，从门上的小洞看走廊，确定没人之后，松了一口气。想必是把宣传小册子放了就走了。

要是这样的话，看完内容再丢掉就好了，尽管是胆小的晃子也不会伤脑筋了。

打开报箱的盖子后，有个白色信封掉了下来。捡起来看之后，才发现没有写收信人或什么的。

封口有对上，这倒是满稀奇的。如果单纯是广告的话，一般是不会把封口黏上的。

回到电视前面之后，晃子拆开信封。因为拿反了，所以有一张照片掉到桌上。

晃子拿到手上看了之后呆住了，有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

这是什么？是我先生。的确没错，但是抱着胳膊的女孩呢？没见过的年轻女孩……她把身体贴近矢原，把头也靠上去，虽然不太明显，顶多是二十多岁，看得出来是个长得满可爱的女孩。

可是……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矢原好象是下班要回家的途中，穿的是平日穿的大衣。虽然背景太暗看不太清楚，不过隐约看得见几个霓虹灯。

电话响了，晃子突然清醒过来，慌慌张张跑过去。

对方隔了一会儿之后说话了。

“你是太太吗？”是女人的声音。

“是的，你是哪位？”

“照片你看过了吧？”

晃子看着还拿在左手的照片。

“这个……是你？”

“你认识和你先生在一起的女人吗？”

女人以死板的声音继续说。

“不认识，可是……”

“他们办公室恋情的关系，已经超过两年了。”

晃子脸色苍白。她终于了解怎么回事了。

“为什么这种东西……”

“照片还多的是。”

女人打断了话。“给你看的是比较不刺激的。也有你先生和她赤裸裸抱在一起的照片。你要看吗？”

“你不要胡说八道！”

晃子声音颤抖地说。

“我以三十万圆把底片和照片卖给你。”

“你说什么？”

“才三十万圆耶，一点也不贵呀！”

“岂有此理！你少胡扯了。”

“你要拒绝吗？那我把照片寄到你先生的公司啰。”

“寄到公司？”

“寄给他的上司。现在满忌讳办公室恋情的，应该会影响到你先生的立

场吧。”

晃子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然后……”

女人接着说：“我会把同样的照片分发到你小孩念的中学和小学。”

“你说什么？”

“如果发给下课要回家的学生的话，他们会很感兴趣吧。你的孩子们会成为班上的笑柄的。”

“好过分！你到底是谁？”

“不要那么歇斯底里嘛。”

女人的声音依然冷淡。“要是你不买下照片的话，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就算你领三十万出来，你先生也不会知道的。你要怎么办？”

晃子当场瘫坐下去。想要回答，却茫然地说不出话来。

“你觉得如何？”

女人隔了一会儿说：“你不回答呀。这么说你是要拒绝啰？”

晃子张开嘴巴，不过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就算了！”

女人以公式化的口气说：“我就照我说的做啰。”

晃子一想到电话会断掉，就不由自主地叫喊着说：“等一下！你等一下！”

“真令人作呕。”神田聪子摇头说。

这里是大学的学生餐厅。在等亚由美的聪子，也加入亚由美和茂木刑警的谈话。

“好卑鄙：居然恐吓人家。”

亚由美皱起眉头，接着说：“每个人都有不想被别人知道的生活。虽然外遇不是件好事。”

“后来，那位太太付钱了吗？”聪子问。

“付了三十万圆。”茂木点头说。

“然后呢？”

“的确，矢原晃子拿到了放在信封里的照片和底片。但是，对方说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告，所以没有交出其它照片。”

“骗子！”

“不，这原本就是个骗局。”

“咦？”

“那张照片里的女孩，根本不是她先生的同事。”

“那么……”

“是故弄玄虚的。听她先生说，当他和公司的同事喝完酒要回去时，突然有个年轻女孩过来挽他的手腕，问他：要不要玩一下？他笑着拒绝说：不可能的，他没有那种钱。”

“那么，当时有人拍下照片……”

“拍照的人和那个女人一定是一伙的。然后拿那张照片来做威胁。”

“不过……”

聪子继续说：“这种事间她先生不是马上就知道了。”

“凶手还真聪明。”

亚由美继续说：“不敲诈那位先生本人，而敲诈他太太，真是聪明。而且还提及孩子的事。”

“就是说啊！三十万是一天就凑得出来的金额。打电话来的那个女人，要求当天之内就要付款。”

“就算以为对方是信口开河，不过每个人都会想万一是真的也说不定。”

“那么，她在付钱后才知道是骗局吗？”聪子说。

“不，矢原晃子没跟她先生说。”

“没说？”

“她一定是害怕知道那是真的。”

亚由美点头说。

“可怜的是，她钻进牛角尖了。她相信丈夫继续在外遇，开始怀疑一切的事情。丈夫却根本想不通妻子为什么烦恼。”

“然后呢？”

“她……矢原晃子，就突发性地从阳台跳下去了。”

亚由美吃了一惊，因为她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

“死了吗？”亚由美问道。

“保住了一条命。”

亚由美松了一口气。

“但是，据说可能一辈子无法走路了。”

“好惨哦！”

聪子叹了一口气。

“后来，她丈夫终于知道事情了。是矢原晃子告诉他的。不过，一切都是胡说八道。

于是丈夫就生气地告到警察局去了。”

“这当然啰。”

“我们也立刻展开搜查，但是毫无任何线索，只凭留下来的照片和底片……”

“她不是给钱了吗？当时，她没有看到对方吗？”

“对方的指示是，在几点几分，把装好钱的信封放进社区内公园的某个垃圾桶。晃子也照做了。”

“照片和底片呢？”

“听说她把钱放进垃圾桶，过一会儿回家之后，就发现东西放在玄关了。”

“动作真快。”

“没错。”

茂木点头，接着说：“犯人也有可能是社区里的人。”

“那么，什么都还没掌握到吗？”

“到目前为止，线索只有这张照片。”

茂木从内口袋拿出照片，放在桌上。

是张拍得有点模糊的，男人和年轻女孩的照片。男人是个极其平凡的中年上班族。

而女的是因为头靠在男人的肩膀，所以相机是从女人的脸的斜上方拍的，看不清楚长相。

但是……亚由美觉得有点奇怪。一瞬间，她感觉那张脸似曾相识，虽然认不出是谁。

“请问，刑警先生。”

亚由美把视线从照片移向上方，“你干嘛跟我说这些事？”

“事情是这样的……”

茂木清了清嗓子。“昨天，被你踹了之后……”

“那档事还提它干嘛呢！”

亚由美瞪着他。

“我和殿永先生谈过了。结果发现，在那个房间被杀的永田照美住的地方，和发生这件恐吓案件的社区是同一个地方。”

“天啊，这么巧！”

“是巧合吗？”

“什么意思？”

“虽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茂木挺出身子说：“我总觉得，在这个社区里，被恐吓的好象不只矢原晃子一个。”

“果然如此！我早就觉得奇怪了。”

聪子点头。“三十万圆简直太便宜了！”

“对方是靠人数赚钱。有人报答吗？”

“用匿名。当矢原晃子的案子传遍社区时，有个像是主妇的女人打电话来，说她也同样受到恐吓，并且付了三十万。”

“那么，那个人是……”

“我很想问她详细的事情，不过她硬是不肯说出名字。据说她也没告诉她先生。”

亚由美也知道，心理上就是会让人不想说。因为付钱就等于坦承自己不相信丈夫。

“只是，听那个女人说，她知道有两三个类似的被害人。这么一来的话，或许其它还有更多人也说不定。”

“一定是这样没错。”

“但是，原本就是七嘴八舌的地方，即使大家知道些什么，大多数的人也都会不说的。因此，我们也陷入了僵局。”

“这么说来，你认为永田照美被杀，也有些什么关连啰？”

“我原本是这么想。时间上也很碰巧，便条纸上又有女大学生的名字。我拜托殿永先生，请他把自杀的佐伯久惠的照片给我看。”

“久惠的……”

“你觉得如何？”

茂木指着矢原和年轻女孩拍的照片给亚由美看，“这个女人，不像佐伯久惠吗？”

亚由美一语不发，盯着那张照片。

“假如，这位佐伯久惠就是恐吓犯的话……不，是共犯，为了拍照而摆这种姿势，然后分得一点钱的话？与其说是自杀，搞不好是为了分钱起纠纷而被杀的也说不定。或者是，她本人也觉得玩腻了，想抽身又没办法，于是烦恼之余就自杀了……也说不定……”

亚由美的脸渐渐变得通红，瞪大眼睛，看到这副马上就要找碴似的表情之后，茂木慢慢从椅子站了起来。

“这个……姑且是个假设……”

“噜苏！”

亚由美大声嚷嚷。“你说久惠是那种坏蛋的同伴？你再说一次看看！这

一回不是踹一脚就可以了事的！”

“冷、冷静下来嘛……”

茂木站起来，焦急地往后退。亚由美踢开椅子站起来，跳到桌子上去。

“亚由美！”

聪子急忙拉住亚由美的裙摆。

“滚出去！下回再让我看到你的话，我会让你这个丑八怪头颅搬家的！”

亚由美摆出几乎就要猛扑上去的姿势，于是茂木就说：“失陪了！”

说了一声，就猛然从学生餐厅飞奔出去。

“我说亚由美呀……”

聪子内心松了一口气，“你还想进拘留所吗？”

“拘留所算什么！”

无法平息激动的亚由美，叉开两腿用力踏在桌上放话说：“就凭那种草包刑警，要是敢来抓我的话，我就把他煮成咖喱！”

虽说学生餐厅人少，但也有几个客人，亚由美以“对男子使用暴力罪”被逮捕的谣言，不到两天就在大学里传开来了……

第三章 疲惫的少妻

那个老人，朝着亚由美走来。

亚由美坐在家附近的长椅，看着躺在草地上的唐璜。

“亚由美！”

听到有人叫她之后，亚由美抬头看那个老人。虽然亚由美最近时常陷入迷迷糊糊中，但是，她可以肯定眼前的是一张陌生的脸孔。

“是的……”

是谁啊？说是老人，仔细看也没那么老。只不过，由于外表看起来没有生气，以及稍显泛白的头发，因此看起来非常老。

“我去府上之后，你母亲告诉我你可能在这里。久惠葬礼的时候，谢谢你了。”

亚由美不禁差点大叫。

久惠的爸爸！

可是……可是，怎么变这副样子？！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整个头发都变白了。葬礼的时候，连一根白头发都还看不到的。

“啊……不，不敢当。”

亚由美总算开口了。

“我老了很多吧？”

佐伯有点寂寞地微笑，说：“我可以坐下吗？”

“请坐。”

亚由美稍微移动一下，空出地方来。

“你知道你母亲看到我，怎么说的吗？”

“我母亲怎么说？”

亚由美根本不太想去思考，直截地问。

“她说，我老成这个样子，即使久惠变成幽灵回来，也认不出我是她父亲了。”

亚由美把视线从佐伯移开。

“对不起，我母亲很粗线条。”

“不，不是这样的。”

佐伯摇头。“这是你母亲独特的激励方法。当时我想，我得坚强起来才行。”

亚由美摸摸走近脚边的唐璜的头。它撒娇地呜一声，碰碰亚由美的脚。

“久惠都死一个月了，还什么都查不出来。”

佐伯说：“也对。因为久惠是自杀，警察可能也觉得不必进行搜查吧。不过，我觉得久惠等于是被杀死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

亚由美说：“有个男人说好要和久惠结婚，却抛弃了她。”

“那个对象，我无论如何都想知道。亚由美，不能拜托你吗？”

“我……吗？”

“警察好象认为在那家饭店被杀死的女人，和久惠的死有什么关连。”

“那个案件，发现了什么线索吗？”

“好象没有。她丈夫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而被杀的女人是否有情人，也无法掌握。”

“搞什么飞机嘛，真是的！”

亚由美叹了一口气。

“不只这样。”

佐伯摇头说：“警察好象认为，久惠可能是因为三角关系的纠纷而杀了那个女人。”

亚由美睁大眼睛。

“怎么可能！可是……那件凶杀案比较晚发生不是吗？”

“不，推算死亡时间，好象有一段相当的距离了。如果勉强牵强附会的话，好象也不是不可能。”

“太荒谬了！啊，对不起。可是，这样久惠未免太可怜了。”

“你说的对。因为警察不了解久惠，所以也不能怪他们，与其要那孩子去杀人，她宁可自己去死。不管是怎么被逼，她都不会动手杀人的。”

“这还用说。真是狡猾。反正久惠死无对证嘛！”

“这样下去的话，那孩子会死不瞑目的。听说你认识警方的人是不是？”

“是啊，多少有点认识。”

“你可以帮我问出点什么吗？当然，要是让你身处险境的话，久惠就真的要变成鬼出现了。”

亚由美抱着爬到她腿上的唐璜，一边抚摸着它，一边以宏亮的声音回答说：“我知道了。”

“要是知道了什么就告诉我。假如，知道对方那个男人是谁……”

亚由美看了看佐伯。

“可以最先告诉我吗？”

亚由美稍微犹豫之后，说：“好的，我答应你。”

“简直胡来嘛。”

殿永吓呆地说：“你的想法真是独特。”

“是胡来吗？”亚由美说。

“那当然，你又不是刑警。”

“那么，请告诉我久惠的那个对象。”

“这个还不知道。”

“杀害永田照美的凶手呢？”

“这个到目前也还不知道……”

“那么，社区的恐吓犯呢？”

“这个也还没……”

殿永靠在椅背上说：“你是来让我胃痛的吗？”

“还有其它方法吗？如果，久惠的自杀、永田照美的被杀、恐吓案等这三个案件有关连的话，关键就在那个社区。”

“这个我知道。”

“刑警先生在社区内，无论怎么努力去打听，打听得到的也只是表面上的情报而已。”

殿永表情痛苦地说：“哪壶不开你提哪壶。”

“男人是行不通的。要女人才行，而且，如果不融入那里的生活的话，隐藏在台面下的谣言是无法得知的。”

亚由美说得斩钉截铁的。

“你说的话很有说服力。”

殿永叹了一口气。“不过，这是一份危险的工作。”

“我知道，我又不是一个人做。”

“这倒也是。”

“这还用说？一个人住在那样的社区，不仅奇怪，况且要单身住进去，也不可能得到许可的。”

“既然如此……”

“当然，要夫妇一起住进去才行。”

“你有哪位好对象吗？”

“真失礼。你以为我那么没男人缘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只要我弹根指头，或是吹声口哨，就会有五、六个男人飞奔过来。”

亚由美说得有点夸张，“不过，这毕竟只是“搜查”，并不是选择恋人。”

“这么说来……”

“我有个好对象。”

亚由美微笑，说：“你可以叫他到这里来吗？”

“我，我和这个人当夫妇？”

茂木刑警目瞪口呆地说：“尽管是公事命令，这也未免……”

“当然只有形式啰。”殿永说。

“但是……这么做，恐吓嫌犯也不一定就真的会出现。”

“这个我知道。”

亚由美接着说：“谁叫你不赶快把犯人找出来呢！”

茂木一时无言以对。

“说是这么说，我也有选择的权利吧！”

“什么嘛，你是什么意思？”

亚由美稍微从椅子站起来，茂木就急忙想逃。

“又不是永远。”

殿永苦笑，“暂时观察一阵子吧。要是恐吓嫌犯顺利出现的话，就万万岁了。”

“社区那么大，做这种事也没什么意思吧！”

“你对我的计划有意见吗？”

亚由美瞪一眼之后，茂木就闭口不言了。

“当然，要住也要住在矢原晃子住的那栋附近。我刚才让人调查过了，有两户没人住。”

“擅自住进去，不会构成滥用职权吗？”

“这也是一种搜查，再说又不是要一直住下去。”

“是没错。”

“况且，这个时期很少有人调任，此时搬来的话，会引人注意吧！而犯人会因为矢原晃子说出来，而知道越来越不容易在这社区里下手。”

“这么一来，盯上不知道内情的新面孔，也是十分有可能的。”

“这倒是有可能。”

殿永点头说：“不过，得小心才行。假如，永田照美被杀和这件恐吓案件有关连的话，你也十分有可能遭遇危险的。”

“不要紧的，我会带看家狗去的。”

亚由美的话，使茂木表情更难看了。

“你说我是看家狗：那你就是疯狗了！”

“你生什么气？我在说我养的腊肠狗。”

“这，这样子啊……”

茂木满脸通红。

“这个男人没问题吗？”

殿永不安地说。

“可以，他姑且算是刑警吧！”

“你听好，要十分小心哦！”

殿永表情严肃地向茂木说。

“是的。”

“要是害这位女孩受伤的话，你我都铁定会被炒鱿鱼的。”

“被炒鱿鱼……吗？”

茂木脸色发青。“我连婚都还没结耶。”

“还有一件事。”

殿永追加说明。“虽然外表上你们是夫妇，但这终究是为了掩人耳目而说的。”

“是的……”

“要是你对她怎么样的话，我会枪杀你的，给我牢牢记住！”

茂木这回是脸色发白。亚由美好不容易才忍住，不让自己笑出来。

“哇！”

亚由美大声嚷嚷。“相当漂亮的地方嘛！”

当然，亚由美没有住过社区。她原本一定以为社区是个既狭窄，又快令人窒息的地方。

但是，坐在小型卡车的前座，眺望四周的风景之后会发觉，彷彿来到游乐园似的。

建筑物的颜色也五彩缤纷，中央的墙壁镶嵌着熊和狐狸的画。有好几处

小型游戏场，小孩们来回奔跑，母亲们坐在长椅上专心聊天。

“满现代化的嘛！”

“这个社区算满新的。”

握着方向盘的茂木说。

“茂木先生，请留意你说话的口气。”

亚由美瞪着说：“丈夫说话会那么礼貌吗？”

“对不起。”

“你看！算了，等到了再说吧。”

卡车载着大概的家当，往社区里面去。

“大家都回头在看。”

“很少见吧，要是在三月就多的是了。”

“怎么样？我看起来像不像生活疲惫的少妻呢？”

“像极了！”

“啊，这样啊！”

心情十分复杂。

当然，这件事有告诉母亲清美。总之她是个奇怪的母亲，她高兴地和亚由美一起帮忙打理大小事情。

“头发没有特别梳理，披头散发的，眼睛下面画点黑眼圈，如果再瘦一点就好了。”

“你不妨绝食两三天如何？”

母亲甚至给亚由美这样的忠告。

欣慰的是，在要出发的时候，唯一了解内情的朋友聪子来说：“怎么看都只有二十五、六岁！”

这是令人不大高兴的保证。

“应该没人认识你吧。要是人家知道你是刑警的话，那就完蛋了。”

“没问题的。我不是直接的负责人，只是到中途才听别人说而已。”

茂木也因为今天要搬家，所以穿牛仔裤。看他这般打扮，感觉相当年轻。反而是亚由美看起来比较老。

“希望不要为了这条狗的事发生争执才好。”

茂木看着躺在亚由美膝上的唐璜说。

“这里不准饲养猫狗是不是？我知道。不过，这样反而显眼，正合我意。”

“是这样子吗？”

茂木一副还不太能赞同的样子。“哎呀，真奇怪？”

“怎么啦？”

“好象走过头了。我想应该在这附近没错……”

“讨厌，真靠不住！”

亚由美接着说：“把卡车停一下！”

“噢？”

“别多问了！”

卡车靠路旁停下来。亚由美把唐璜从膝上放下后，下了卡车到外面去。

有三个好象购物回来的主妇，一同结伴前来。

“抱歉！”

亚由美叫住她们。“请问一下我们刚搬来，找不到地方。”

“哎呀，要找哪里呢？”

其中一位胖欧巴桑抢先回答。

“我们要找这里……”

亚由美拿出纸条后，三个人一同盯着看：“啊，这里就在前面转角的地方。”

“从那边绕过去会不会比较近？”

“不，还是回头比较好……”

“倒不如再走出大马路比较好……”

三个人七嘴八舌之后，结果所下的结论，还是往回走比较好。

“谢谢了。”

亚由美道了谢，回到卡车之后，背后传来的是：“你们觉得她差不多几岁？”

“应该相当年轻吧。”

“一定有二十五岁了。”

诸如此类地议论纷纷。

亚由美稍微吐了吐舌头。

往回走一点之后，马上就到达目标的建筑物了。

“就是这里。”

亚由美出去外面，抬头看建筑物。建筑物有八层楼，亚由美他们的房子在四楼。

“请问，要不要把行李拿下去？”

茂木说了之后，亚由美瞪他一眼，“拿下吧。好不好？”

“好啊，老公。”

亚由美说得有点做作。“我去开门。”

搭电梯到四楼。四〇二号房就在电梯附近。

正在开大门的时候，听到了脚步声。

看到一个男人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大概是她父亲吧。

“有人在搬家耶。”小女孩说。

“是啊！”

亚由美对满脸笑容的小女孩微笑。

“请多指教。”

“今天搬来的吗？”男人说。

“是的，才刚到下面不久。”

“辛苦了，要不要我帮忙？”

“不，不敢当。”

“有男人帮忙吗？”

“就我先生一个人。”

“那么，还是件大工程。我今天没事，大家都是邻居，请让我帮忙吧。”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亚由美说：“我叫神田。”

她借用聪子的姓。

“请多指教，我住在后面两号的四〇四，我叫永田。”

“啊……”

永田：那么，他就是被杀的永田照美的先生。

真不错，一开始就是个好兆头。亚由美尽量留意要保持疲惫少妻的表情。

“请多多指教。”
她脸带笑容地打了招呼。

第四章 不期而遇

亚由美翻了身。

说是睡不着……也不是这样。大致上，亚由美的胆量是不会输人的。

即使杀人犯逼近，也一定睡得死沉沉的。要是让殿永知道这样的话，铁定会跑来把亚由美送回去吧。

刚才有睡着。虽然有睡着，但是……感觉脖子上有冷冷的吻，还有抚弄胸部的手：“干嘛！”

亚由美跳起来大喊：“你不要命啦！”

电灯突然亮了，充当“临时丈夫”的茂木刑警，慌张地戴起眼镜，穿着睡衣站在寝室门口。

“怎、怎么啦？”

“哎呀，不是你啊？”

亚由美直眨眼，“原来如此。嘿，唐璜！给我出来！”

“呜……”

唐璜一边哀嚎，一边从床下拖出长长的身躯。以心存愧疚的眼眸，抬头看亚由美，因为看起来实在太滑稽了，以致让人生气不起来。

“我真败给你了！你满脑子都是钻进女孩子床底下的事。这样也算是狗吗？”

“汪！”

“简直跟某位刑警一样。”

茂木听了之后说：“你说的……是我吗？”

“昨晚，你不是钻到我被窝里来了嘛？”

“我不是说过，那是因为我睡迷糊弄错了吗！”

茂木一本正经地说。

“才怪呢！”

“我以前也说过……”

茂木立正说：“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啊，是吗？好在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亚由美打哈欠，“呵……害我不困了。现在几点？”

“凌晨……两点。”

“得再睡一会儿才行。”

亚由美说了之后，好象想到了什么似的。

“对了。喂，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一个礼拜了哟。”

“我知道。”

茂木也打了哈欠。“原本就是你说要在这里假装成夫妇搜集情报的，现在毫无斩获，你跟我抱怨也没用……”

“我哪里跟你抱怨啦！”

亚由美穿着睡衣，从被窝里出来，说：“都已经待一个礼拜了，我想也该试试看了吧。”

“试、试什么？”

茂木红透了脸。

“你在想什么呀？我是说夫妇吵架啦。”

“吵架？”

“没错。狠狠吵一顿，吵得让邻居鸡飞狗跳……如何？”

“唔……”

茂木扶一下眼镜，说：“这个有趣。”

“那么，盘子和碗……哪个都好，反正全都是便宜货。”

亚由美卷起袖子。“唐璜，为了避免受伤，躲到床底下去。”

“好，好。”

虽然唐璜没这么说，但它急忙拖着腊肠狗特有的细长身躯，再度躲到床底下去了。

过了几分钟后，唏哩哗啦，巨响传遍了走廊。

“住手，老公！”

“你这家伙有什么意见！”

“我求你，求你住手！”

只听声音的话，感觉好象先生在对太太动粗。

这个骚动持演一会儿之后，有几家的门开了，太太们出现了。奇怪的是，出现的全都是女人。

“真吓人。”

“那位先生看起来很斯文的……”

“那种长相的人，多半都是性虐待狂。”

七嘴八舌胡扯一通之后，又进去了。

等四处一片寂静之后，四〇四的门开了。永田披件毛衣在睡衣上面，拖着拖鞋，来到四〇二号门前，犹豫了一下之后，按了电铃。

过了一会儿，对讲机里传来：“哪位？”是亚由美的声音。

“我是……永田。事情是这样的，我女儿醒来了，因为她在担心。”

“抱歉，对不起。”

亚由美川对讲机回答。“真对不起，把你们吵醒了……”

“哪里，那倒没关系，请问……不要紧吗？”

“没事的，请不要担心。”

“好，没事就好。对不起，是我多管闲事。”

永田犹豫不定地说。

[哪里，还让您特地过来。]“那就这样了……”

永田回到四〇四去。

在四〇二里面的亚由美松了一口气：“哇啊，好痛快哟！”

说着说着伸个懒腰，“摔碗盘其是解除精神压力的好方法。”

茂木看着被摔得粉碎的碗盘，终于笑出来了。

“怎么啦？有什么好笑的？”

“没什么，你真是怪人。”

还边笑边说：“我简直败给你了。”

“你现在才知道啊？”

亚由美装模作样地说。“快，帮我收拾收拾。”

“OK。”

茂木也好像疙瘩解开似地感觉心情舒畅，小心翼翼地收拾碎片。

“不过，那位叫永田的人好亲切哦。”亚由美说。

“他老婆被杀害了，我想一定有什么隐情。”

“可是，他很疼小孩。他有个五岁的女儿叫由里，跟我满亲的。”

“白天她爸爸去公司的时候，她都在做什么？”

“上托儿所，永田先生好象也很吃力。”

“嗯，小孩本来就满麻烦的。”

“哎呀，听你说得好象很内行似的。你有小孩吗？”

“怎、怎么可能！光是在一旁看也知道啊。”

“你少说废话了，小心那里。危险！有碎片！”

“哇！”

茂木踩到眼睛看不到的碗盘碎片，跌个正着。

“你看，我不是要你小心的吗？你看都流血了……用这个压一下。”

亚由美急忙拿医药箱来，然后帮茂木包扎伤口。

“真是……不好意思。”

茂木脸色发青。“我只要一受伤……就会觉得好痛。”

“这还用说。你的脚受伤，要是我遇到危险的话，该怎么办呢？真是靠不住的保镖！”

亚由美在茂木的伤口上，浇了许多消毒用的双氧水。

“天啊！”

茂木大声喊叫，这个声音又使得几位太太出现在走廊……“神田太太。”

到了最近这两天，听到这样的称呼，才马上知道对方是在叫自己。

为了慎重起见，亚由美借用聪子的姓，但是一迷糊的话，马上就会忘记。

看样子，即使我真的结婚，要是不暂时叫我冢川的话，也许我连回答都不回答了。

“是……”

亚由美随性地隔了一会儿，回答了。

她不能像平常一样，精神饱满地回答。在这个社区里，亚由美给人的印象是，“个性软弱，被丈夫凌虐的（！）太太”。

这里是亚由美居住的大楼前面的游戏场。现在还不到中午，所以没有很多小孩子。

亚由美带着唐璜，在社区里的超市买完东西，正准备要回去。

尽管唐璜是女权至上的拥护者，也无法让唐璜帮忙提东西。

她正坐在长椅上休息的时候，被叫住了。

“啊，你好。”

亚由美弱不禁风似地点了头。

今天装作特别弱不禁风也无可厚非。因为假设的状况是，昨晚被丈夫施暴而受伤了，额头上还稍微夸张地包着绷带。

“天啊，那个绷带是怎么回事？”

走过来的人是担任这个社区管理协会的理事大人，名字叫安井常子。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不过外表还是很年轻。

“啊，没什么。”

亚由美故意打马虎眼，“您是说……这只狗吗？”

她把话题岔开。

住进这里之后，就说：“不可以养狗。”

马上就发牢骚的，就是这个安井常子。

当时只能低头道歉，告诉她正在找要收养狗的人，所以拜托她再等一阵子。

“你是跌倒了还是怎么样？是不是？”

安井常子对唐璜毫不理睬：“好象摔得很严重耶。”

她皱眉头说。

情报电台的安井常子，不可能不知道昨晚四〇二号的大骚动。

亚由美想，她一定是明明知道而故意这么说的。

“因为……撞到家具。”

“这样子啊，要小心点哦！”

安井常子边点头边说：“不是家具飞过来撞你的吗？”

“什么？”

“不，我是无意中听到的。听说昨晚吵得满严重的。”

“是啊……”

“你先生呢？”

“他今天在家，他说他不想去公司。”

“所以你才会不想回家，而待在这里是不是？我可以了解。不过，你要打起精神哦。”

她自我想象地了解了。

“有关……这只狗的事。”

亚由美以稍带哀求的声音说：“可以请您再等一阵子吗？它是我唯一的朋友。”

马上就泪汪汪的，连亚由美都自认为演技高超。

“好的，没问题。我也不是那么不明事理的人。”

“谢谢您！”

亚由美低头说。

“你找一次来我家玩嘛。”

“去您府上吗？可是……会不会太打搅了呢？”

“你不要想那么多。今天我有点事情，明天下午我在家。好不好？要来哦。”

“好的。那就……”

“带这只狗一起来也可以。”

了。

安井常子含情脉脉地看唐璜，嘻嘻她笑。

“看你抱得很舒服的样子。那么，明天中午过后，我等你。”

“好的，谢谢您。”

亚由美站起来点了头。安井常子急忙地走了。

“我总觉得这家伙……”

亚由美觉得一定有些什么。“对不对，唐璜？”

“呜……”

唐璜从鼻子发出声音。

然后，从亚由美的肩膀后面看过去，汪地叫一声。

“哎呀！”

回头一看，永田牵着由里的手正要走过来。好象去买东西刚回来，手上抱着纸袋。

“啊，是狗狗。”由里高兴地大喊。

因为在这样的社区里，看不到猫狗的关系，所以小孩子才会觉得稀奇吧。

“啊，昨晚让您操心了。”

亚由美道了谢。

“不，不敢当。我才是多管闲事。”

永田看到亚由美额头上的绷带后，中断对话，表情变得僵硬。

“姊姊，我可以和狗狗玩吗？”

由里提心吊胆地把手伸向唐璜。

“可以，没问题。这只狗很乖，不会怎么样的。”

唐璜再怎么样，也不会钻进五岁女孩的裙子里吧。一放开它之后，由里和唐璜就在沙场玩起来“你受伤了吗？”

永田坐在亚由美旁边。

“是的，没什么大碍。只是绷带包得有点夸张而已。”

亚由美露出了微笑。

“可是，昨晚……”

“很普通的夫妇吵架。只不过，我先生的个性，比较容易冲动罢了。”

自己才更容易冲动呢！

“该怎么说好呢，使用暴力是不行的。”

永田摇着头说。“虽然……我没资格批评别人，不过我也从未打过我老婆。”

“好温柔哦！”

“不……你知道我老婆的事吧。”

“听说是被杀的。真可怜。犯人还没找到吗？”

“是啊，好象毫无线索。但是，要是她真的在饭店冲澡冲到一半被杀的话，不知道周围的人会怎么想……”

“我可以了解。”

“我的不在场证明姑且被承认了。这么一来，这下子我又成了老婆跟别人通奸的可怜丈夫了。”

“不要管别人怎么说比较好。”

亚由美接着说：“不论是谁，都会对别人家的争执幸灾乐祸的。”

“你说的对。抱歉，不知不觉说了些多余的话。”

“哪里……”

聊了一会儿不打紧的话之后，永田牵着由里的手回去了。

由里却好象还依依不舍，频频回头向唐璜挥手。

“好吧。”

亚由美摸摸唐璜的头：“我们也回去吧。那个笨警察，说不定都快饿死了。”

“汪！”

亚由美踏出脚步。

这时候，仿佛看到有人快速地踏出脚步，于是亚由美就往那边看。

要是静止不动的话……或是，很正常地往前走的话，亚由美大概就会毫不在意地看漏了吧。但是，那个女人突然背向亚由美，看起来慌慌张张地调

头就走了。

会是谁呢？虽然亚由美有点犹豫不决，但她决定马上要上前追赶。对方几乎用跑的，拚命想离开社区。素灰色的帽兜，宛如披风般地飘扬着。

是个年轻女人，由那种走路的方法和给人的印象，亚由美如此认为。对方稍微回头，察觉到亚由美跟来了。不过，还是无法看清楚对方的脸。那个女人突然跑了起来。

“等一下！喂，等一下！”

亚由美大叫。“唐璜，共追她！”

唐璜以它短短的腿快速奔驰，去追那个女人。当然，亚由美也在跑，但是她穿着凉鞋，所以不好跑。

况且，社区内有谁在看也没人知道。身为忍受丈夫的暴力而默默哭泣的少妇，总不能脱下凉鞋赤脚奔驰吧。

女人跑到大马路之后，拦下了刚好过来的出租车。正当她要搭上去时，唐璜就“不要！走开！听到没有！”

女人着急地大叫。因为唐璜咬住她的裙子不放，使得她无法上出租车。

亚由美也跑过来了。女人用拿在手上的皮包，狠狠敲了唐璜的头。

“噢！”

唐璜叫了一声，跳开了：当她在敲的那一刹那，皮包里的东西，掉得满地都是。

女人连捡都不捡，就冲进出租车里，用手关上门了。

当亚由美跑来的时候，出租车已经开走了。

“被跑掉了……”

亚由美气喘如牛地说：“唐璜，你没事吗？”

“汪！”

唐璜稍微挺胸，好象在抗议似地吠一声。这也难怪。

尽管它不是一只极被宠爱的狗，但是像那样被打，或许伤到了它的自尊心。

“不过，她好象掉了什么东西。”

亚由美捡起从女人的皮包里掉出来的东西。“你看！是小记事本。”

虽然没有钱包（即使有也没用），要是可以从小记事本得知女人的身分的话……是一本白色的，女性用的小记事本。

她看了最后一页，记录本人资料那一栏，但是上面什么也没写。可能是因为平常都带在身边，所以嫌麻烦就不写了吧。

“这样就无法得知了……”

话虽如此，她为何要躲避亚由美呢？

住址栏上面有几个名字。看了那个之后，亚由美变得哑口无言。

“这是怎么回事？！”

她发出了像是“忧愁少妻”的惨叫声。

第五章 比邻之死

一位男大学生走进咖啡厅，东张西望地环视店里之后，觉得很纳闷。

“明明说是在这里的……”

他喃喃自语地说。

“田代，在这里。”

有个声音叫住了他。

“嗨……”

他举起手。“喂，到底怎么啦？”

田代目瞪口呆的。

“怎么啦？总之你先坐下。”

亚由美催促他。

“可是，你的样子……简直就像欧巴桑嘛！”

田代直眨眼睛。

“我也没办法，这是有苦衷的。”

穿着非常朴素的毛衣和裙子……现在不是女大学生，而是疲惫的少妻，所以没办法。

在不知道内情的朋友看来，会目瞪口呆是当然的。

“你在当电影的临时演员吗？”

田代问道。“假使是的话，想必是战争片吧。”

“这种事不打紧。己亚由美说了之后，从皮包里拿出那本白色记事本。“我问你，你知不知道这本记事本是谁的？”

“我好象有看过。没写名字吗？”

“嗯。只不过，住址栏上写的，全是我们大学里的人的名字。田代你也是其中一个。”

“我？给我看看！”

亚由美把记事本交给他，田代翻开里面看了一下。

“……这个女人约会的对象还真多嘛。约会的时间排得这么满。”

“不是和你约会的对象吗？”“我想应该不是。不过，这本记事本好眼熟哦。而且这个笔迹……”

田代啪一声地弹了指头。“想起来了！”

“你知道啦？”

亚由美挺起身子说。

“这个是尾田那家伙的。”

“尾田？”

“尾田……珠子，没错。大家都喊她叫“小珠”。”

“小珠！听你这么一说，我好象有听过。”

“二年级的学生，没错。”

“为什么会有你的名字呢？”

“社团活动。我们在同一个社团。联谊会的时候，我们坐隔壁，我就是在那里看到这本记事本的。”

“谢啦！真是感激不尽。”

亚由美把记事本放回皮包里。“我问你，到哪里去才见得到她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应该有朋友跟她交往过。”

“帮我打听出她的住址嘛。”

“打听要做什么？”

“不告诉你。好啦，你赶快联络你那个朋友啦！”

“OK。那么，我打电话看看。现在还不到中午，他应该在家吧。”

田代起身，往在店门口旁边的公共电话走去。

亚由美心想，这样就可以掌握一条线索了。

那个尾田珠子为什么会在那个社区？她又为什么要躲避亚由美？或许和久惠的死有关联也说不定。

田代回来了。

“联络到了。他说他今天原本和她有约。”

“原本有？”

“结果，今天早上，她好象有打电话去，说她好象有点感冒，所以要取消。”

“这样子啊。”

亚由美点了头。“他说她家在哪里？”

“他好象没去过，听说她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公寓。”

“叫什么名字的公寓？”

“我抄下来了。就是这个。他说地方大概就在我抄上面那附近。”

“知道名字就没问题了，谢谢你。”田亚由美把小抄收到皮包里去。

“不过说真的，你这身打扮满好看的。”田代说。

“是吗？”

“嗯。搞不好你是意想不到的贤慧。”

该如何解读这句话，亚由美有点伤脑筋。

这里？

亚由美再重新看一次小抄。

没错。不过，这怎么会是“小公寓”呢！

当然，现在的时代，连公寓的名字都取些莫名其妙的片假名。亚由美在来之前，以为这里大概也是那样子的……然而这里却是非常正式的豪华大厦。有十层楼高，建得也相当坚固。

从地点来看，应该也不便宜。

女大学生一个人住这种地方？

亚由美心想，要不是有钱的父母亲真的，不然就是有靠山供应。

她在大厅找尾田的信箱。

“七楼的……七〇五。”

当然，也有电梯。

电梯刚好停在七楼。按了按钮之后，电梯慢慢地下来了。

大概是为了防止犯罪吧，在电梯的门上有装着窗户，可以看得到里面。

“好慢哦！”

急性子的亚由美自言自语地说。

电梯终于要下来了。按着……当眼前的窗户，出现一张年轻女人的脸孔时，亚由美不禁大吃一惊。

就是这个脸孔！那个矢原晃子被敲诈钱的时候，挽着她丈夫的手，一起被拍在照片上的女人。

原来是这样啊。

这张脸孔曾经在大学看过。所以，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电梯停了，门开了。

真巧耶！

那个女人……尾田珠子，突然往精柙百倍的亚由美身上摇摇晃晃地倒了下来。

“喂，你怎么啦？！”

身着毛衣和牛仔裤的尾田珠子，筋疲力尽地瘫倒在亚由美的怀中。

“到底怎么啦！喂！”

亚由美抱住尾田珠子，不禁大吃一惊。因为毛衣是红色的，所以没有看到，但是在她背后好大的一片是……黏满整只手的，的确是血没错！

任由亚由美再怎么胆子大，在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碰到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

“来人啊……快来人啊！杀人了！”

亚由美用足以震动大厅的声音尖叫着。

“所以我不是说过吗？”

亚由美的先生茂木，快快不乐地说。

“怎样嘛！”

亚由美嘟着嘴说。

“事情不就变这样了吗？要是你不多管闲事的话，那个女孩也许就不会死了。你到底知不知道？”

“这种事……我当然知道。”

亚由美以低沉的声音，自言自语地说。

这里是尾田珠子的住处。

以单身女孩的房间来说的话，未免太豪华了。虽然不知道她父母亲供应她多少钱，要是没有其它收入的话，根本没办法过这样的生活。

“不过，真是伤脑筋。”

茂木软了一口气。“现在的女大学生，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茂木受伤的脚裹着绷带，穿着凉鞋。今天算是有出来“上班”了。

亚由美也多少有点沮丧。不管怎么说，人就在自己跟前被杀死了。

大概就如茂木所说，或许错就错在自己来见她。一这么想之后，心中不禁一阵痛。

“喂！”听到这样的声音。

“殿永先生。”

亚由美稍微松了一口气。“事情变成这样……”

“不，不是你的错。”

殿永朝着茂木说：“喂，哪有人撇开不提我们无法破案的责任，而责备不是警官的人呢！”

“是。”茂木看起来有点不服。

“要是我们能破案的话，住在这里的女孩也就不会死了。可以受批评，却不能主动批评，这就是警官。要是你不喜欢这样的话，就不要当警官了！”

殿永的口气虽然很温和，但是很严厉。

“我会铭记在心的。”

茂木姿势端正地说。

“我倒想问问，你的脚怎么啦？”

殿永问道。

“这个，这是……”

茂木不好意思说。

“是夫妇吵架。”

殿永因亚由美的话而瞪大眼睛……“原来如此。”

听了事情的原委之后，殿永点了头。不是茂木脚伤的事（虽然也有提及），而是查出尾田珠子的事。

“这也难怪，那么大的社区。碰巧有你认识的大学学生，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尾田珠子一定有参与恐吓案件。”

亚由美说：“从住在那个社区里的先生群中，挑选出几个人，故意挽住他们的手臂让人家拍照。”

“我想这种事一定有指使者。”

“说的也是。从威胁的手段看来，一定是住在社区里的人。”

“好象专挑一些处得不太融洽的夫妇恐吓。也只有住在同一个社区的人，才会清楚这种事吧。”殿永说。

“可是，实际上打恐吓电话的人，或许就是尾田珠子。如果是社区里的人打的话，有认得出声音的危险性。”

听了亚由美的话之后，殿永点了头。

“就算她分得了一杯羹，大概也住不起这样的大厦吧！”

殿永看了看房间四周。

“说的也是。一个人三十万的话，应该分不了什么大钱的。”

“这么说来，她还有其它可以谋财的理由啰……”

殿永陷入沉思，茂木拖着一只脚走过来。

“真是糟糕，没有一个住户看到疑似犯人的人物。”

“我想也是。在这种地方，大家对别人的生活都漠不关心。”

“只不过，女大学生能住在这里，大概是有男人吧。听说有时候，会有中年男子来访。”

“果然不出我所料。”

殿永摇着头说：“这条线索也多少要查一查才行。”

“我知道了。”茂木说了后“用不着你去查。你的任务就是保护这位小姐，不要忘了！”

殿永再次叮咛他。“好吧，今后该怎么办呢？”

问的人当然是亚由美。

“对了！今天安井太太请我去她家。”

亚由美急忙看手表。“还来得及。我觉得或许可以掌握到些什么。”

“不过，你要小心哦。杀死尾田珠子的人，假如是社区里的恐吓犯人的话，说不定对方早就从她的口中得知你的事了。”

原来如此，这么说也对。

“可是，事到如今也回不了头了。就算是为了久惠吧。”

“我是怕你重蹈佐伯久惠和尾田珠子的覆辙。”

殿永微笑了。对亚由美来说，那个笑容比任何忠告来得令人安心。

“那么，我要走了。今天早点回来哦，老公！”

亚由美对茂木说了之后，殿永不禁笑了出来。

在凶杀现场……尾田珠子就在这个房间被杀的……笑出声也许有点轻率，不过这时候的笑声显得极其自然。

亚由美从七〇五号房出来，往电梯走去。按了按钮之后，碰巧电梯正要

土来……而且是刚好上上楼来。

穿着大衣的男人走出电梯：“抱歉。”

男人和亚由美擦身而过。

右手提着类似装蛋糕的盒子，左手拿着几封信件，当两人擦身而过的时候，男人碰到亚由美的身体，手中的两、三封信件掉落在地。

“啊，对不起。”

亚由美立刻弯下身子，捡起掉落的信件。

“先生，您的信件……”

“哎呀！”

不禁令她大叫的是，那个信封……里面好象是信件广告……上面的收件人，写的就是“尾田珠子”。

“你是？”

穿大衣的男人惊愕地说。看到对方的脸孔之后，这回换亚由美目瞪口呆。

“佐伯伯父！”

对方是久惠的父亲。

“那，佐伯伯父就是尾田珠子的……”

对亚由美来说，打击相当大。

原来久惠的父亲，有个情妇是年轻的女大学生，还金屋藏娇。看到佐伯忧愁的样子，亚由美才决心要不顾一切去冒险调查的。然而……她觉得被背叛了。

“不管你怎么说我，我都认了。”

佐伯接着说：“不过，我不知道珠子被杀害了。是真的。”

“我想应该也是这样。”

说的人是殿永。

亚由美和佐伯一起，回到尾田珠子的房间去了。

“要是您知道的话，应该不会满不在乎地来有警察的地方吧。”

“但是……为什么那女孩……”

佐伯喃喃自语地说。

“关于这点，现在还不知道。”

殿永以公式化的口吻说：“您和尾田珠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快一年了。”

佐伯稍加考虑之后说。“那时候正好我和我老婆处得不好……久惠碰巧为了大学的事，带尾田珠子到家里来。”

“久惠她？”

“当时并没有怎么样……是到了隔天，我要从公司回家的途中突然碰到她，她邀我一起喝杯茶那才是一切的开始。这间房子，是我付钱租的。”

亚由美隔了一会儿说。

“佐伯伯父，尾田珠子和你的事情，久惠知道吗？”

佐伯眼睛往下瞧。然后以难受的声音说：“我原本以为……她应该不知道。但是，当久惠死的时候，我想她会不会早已知道了？或许这就是她自杀的原因之一……我觉得是这样，痛苦了好几天。”

这话并不假。转眼间变白的头发，可以解释这一点。

“从那之后，我一次也没来过。不过，要缴房租的时间快到了，即使想要跟她提分手的事，也不能马上说分就分。我是这么想，所以今天才来这里

的。”

“我了解了。”

亚山美这么说之后，站了起来。“我得走了。不过，佐伯伯父……”

佐伯抬起头。亚由美稍微笑地说：“虽然我刚才觉得打击很大，不过现在已经放心了。”

第六章 小心副业

“我来晚了……”

亚由美在安井常子家的玄关，低着头说。

“没关系，反正时间多的是。快进来。”

“打搅了。”

亚由美进去了，并且被带到客厅去。

“那只小狗呢？”

安井带子一边泡红茶，一边问道。

“我是从外面直接来的，它在家看家。”

“哎，好可怜哦！它会不会饿肚子呢？”

“不会，出门之前我有留些食物给它。”

“这样啊，这样就好。”

安井常子坐下之后，就开始闲聊。

亚由美有点失望。她以为会有什么收获才来的，然而却只是闲话家常而已。

再说，唐璜也在等她，是否要找个适当的时机离开，正当她这么想的时候……“对了，你跟那个永田家住很近吧。”

是安井常子提及的。

“是的。搬家的时候，他有帮我忙。”

亚由美接着说：“他太太真可怜。”

“就是说啊，真的。可是……”

正说到一半，常子就不说了。

“咦？”

“因为发生了一点事情。”

她嘻嘻地偷笑，故弄玄虚地说。

“永田先生……他怎么了吗？他人非常亲切呀。”

“没错。可是，大家都谣传他对年轻女性格外的亲切。”

“这样啊。怎么可能。不过，男人大致上都是这样子的。不是吗？”

“说的也是。”

常子笑着继续说：“但是，那个人也稍微有点问题。”

“是外遇……吗？”

“他被杀害的太太，老是一副可怕的表情。大家都在说，他们夫妇一定处得不好。”

“这样子啊！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告诉你……”

常子压低声音说：“他太太被杀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先生是凶手呢。我想大家都会这么想的。”

“可是，实际上……”

“当然，听说他有不在场证明，所以应该不是他才对。不过，不在场证明那种东西，也是随随便便的吧。”

“是啊，那倒是……”

“况且，水田太太有时候会来抱怨她先生的事。”

“抱怨些什么？”

“听说那位先生很喜欢玩照相机，就是那种……叫什么来着，可以拍远镜头的……”

“是望远镜头吗？”

“对，对，他有那种玩意儿。在他节假日的时候，”

常子窃笑地说：“听说他会用那个偷窥别人家的事。”

“偷窥？天啊！”

“当然，他本人是说他在拍鸟。他很生气我们诬赖他……是真是假，总觉得有点令人怀疑。”

照相机。望远镜头。

有些事让人不能释怀。

那些被用来恐吓的照片。叫尾田珠子挽住目标的男人手腕，亲密地谈话，这并不难。

但是要拍照可就不一定了。

男人的脸必须拍得清楚才行。否则，要是被反驳说那是别人的话，就恐吓不成了。

但是，尾田珠子的脸，拍得太清楚也伤脑筋。

乍看之下很相似的女大学生，比比皆是。就像矢原晃子所看到的那张照片，矢原的脸拍得很清楚，但尾田珠子却拍得不很清楚。

就连亚由美，刹那间都会以为或许真的就是久惠。

不过，要抓准时机拍那样的照片，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况且要在阴暗的地方拍。

男人为什么没有发觉被人拍照，虽然令人有点不解，不过用望远镜头，从远一点的地方拍，如果是摄影技巧高超的人拍的话……“哎呀，把你留那么久。”

安井常子看着时钟说。

“哪里，我才觉得打搅太久了呢！”

亚由美站起来道谢。

“我们再找机会聊天，随时欢迎你来。”

常子一边送亚由美到玄关，一边补充说明地说：“不过，我时常有事要外出，有时候会不在家。”

亚由美回到家之后，发现茂木还没回来。

唐璜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用抱怨的眼神看着亚由美。

“你真是奇怪的狗耶！”

亚由美接着说：“一般的狗肚子饿了，看到主人回来的话，都会高兴地跟在脚边汪汪叫，不会像你这样，用这种眼神看人。”

发牢骚归发牢骚，但是回来晚了是事实。亚由美赶紧替唐璜准备食物。说是这么说，也只不过是把狗食倒到盘子里而已。

要是在家里的话，母亲清美会做许多菜，唐璜也就跟着吃，但是在这里

吃的全是狗食。

虽然唐璜看起来不满意（因为太挑嘴了），但是这时候，它可能已经饿昏了，转眼间就吃得一干二净。

“接下来也得准备人吃的食物了。”

该是准备晚餐的时间了。

亚由美也是个女人，对烹饪非常拿手……那就错了。她拿手的不是“料理”，而是“推理”。

所以，临时的丈夫茂木，也老是被迫吃用微波炉调理的冷冻食品。

“今天吃哪样冷冻食品好呢……”

正当她在犹豫的时候，电话响了。

她去接了。

“你回家啦？”是殿永的声音。

“殿永先生，后来知道了些什么吗？”

“没有，还没。老实说，我有事想告诉你……”

“是人拍卖之类的吗？”

殿永一边笑，一边说：“不，不是这样的。不过，若是能把茂木那家伙贱价拍卖也不错。”

“也对。”

“茂木的脚伤，好象化脓了，所以他发烧住院了。”

“住院……”亚由美真的吓一大跳。

“没事，没什么大碍。只不过，我想他今天可能不能回那里去了。”

“我知道了。我真对不起他。”

“不，这也是工作。”

“对了，我想请你调查一件事。”

“什么事？”

“矢原和尾田珠子被拍的照片，是不是用望远镜拍的，可以查得出来吗？”

“望远镜？我马上去查。不过，你干嘛问这种事？”

“我的第六感。”

亚由美装模作样地说。

“你提出要求的时候最可疑了。你听好，千万不要一个人逞强。”

“我知道啦！”

“我总觉得很可疑。”

殿永接着说：“那么，刚才你说的照片的事，我查完马上跟你联络。”

“麻烦你啰！”

“要听话哦。”

殿永再次叮咛她。“不要嫌我唠叨，侦探的工作，不适合当主妇的副业。”

亚由美不禁笑了出来。

“我知道了。我要行动的时候，一定会跟你联络的。”

亚由美对很快就和唐璜玩在一起的由里说。

“可以吗？”

“当然喔。姊姊也正觉得一个人吃很寂寞的。”“那么，我就吃！”

“你等一下。”

没在多少功夫，就把餐桌摆满了。不管怎么说，这都要拜食品产业发达

之赐。

“好好吃哦！”

或许由里也多少有点奉承，但是看到她一个劲地吃，亚由美心想：有个小孩也不错。

“多吃点哦。”

亚由美自己一边吃，一边说。

“姊姊，你先生呢？”

由里突然问道。

“咦？”

一瞬闲，她以为由里在说谁呢。在由里面前，她不禁忘了自己就是“神田亚由美”。

“啊，我先生啊……”

她笑着敷衍。“他今晚有点事。”

“被杀了吗？”

亚由美吓一大跳。

“不！他还活着。不过，你怎么这么问？”

“我以为他跟我妈妈一样，被杀了呢。”

“你妈妈，就是啊……你很寂寞吧。”

“虽然爸爸说，妈妈是生病死的，可是在托儿所，大一点的小朋友说，我妈妈是被杀死的。”

亚由美心想，有些家伙真多嘴。不过，才五岁的由里可能不了解“被杀”是什么意思。

“你妈妈应该是个很棒的人吧。”

“嗯。”

由里用力点头。“我拿照片给你看好不好？”

“你妈妈的照片？嗯，姊姊好想看哦。”

“那么，吃饱之后，到我家去吧。”

“去由里家？”

“对啊！走嘛。可以吧？小狗也可以来的。”

“好是好”

亚由美有点犹豫，接着说：“你进得了家里吗？”

对方故意追加说明。

“谢谢您。”

亚由美挂断电话，对由里说：“你爸爸已经离开公司，好象快回来了。”

“那么，爸爸马上就会回来了吧。”

“是啊。让你爸爸找不到就不好了，我们还是在这里吧。”

“嗯。”

亚由美一边拿果汁给由里，一边说：“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办的吗？”

接着说：“早上，你爸爸去了哪里之后才去上班的呢？”

“我不知道，我爸爸什么都没说。”

“这样啊。他和往常一样，带你去托儿所吗？”

“嗯，然后爸爸也一样去上班了。”

“这样啊……”

这或许没有什么，但总让人无法释怀。

永田送由里到托儿所之后，没有直接去公司。当然，也不知道他去办了什么事这个时候，玄关的电铃响了。

“抱歉。”

传来的就是永田的声音。

“是我爸爸。”

由里大喊。

“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永田礼貌地道谢。“甚至还让你请吃晚饭……”“哪里，算不上请吃饭。”

亚由美老实地说：“我先生今晚出差不回来。”

“是这样子啊。”

“要是……方便的话，要不要进来坐一下呢？”

听亚由美说了之后，永田有点犹豫：“方便吗？”他问道。

“当然方便。不过没什么好招待的。”

亚由美泡红茶请对方喝，一边说：“你每天接送由里，好辛苦哦！”

“早上还好，偶尔我会像这样晚点回来，所以很伤脑筋。”永田说。

“工作忙的话就没办法了。”

“就是啊。今天也是开一整天的会。害得我工作堆积如山……开会中，我也从头到尾都好焦急。”永田苦笑地说。

“是开会啊。开些无意义的会，很让人讨厌吧。”

亚由美根本不懂，却说得好象很懂似的。“那么，是从早上一直开吗？”

“就是啊。偏偏这种时候，讨论的都是一些无聊的议题。”水田笑着说……

第七章 枉然的清算

“昨晚没办法打电话给你，对不起。”殿永说。

“哪里。我也在想，要是你打来的话就伤脑筋了，因为当时我正在外遇。”亚由美说。

“你这个人真有趣。”殿永笑着说。

这是在一家小餐厅，一边吃中饭一边聊的对话。

“茂木先生的伤有没有好点？”

亚由美问道。

“虽然他本人好象准备要交代遗嘱了，可是好象没什么大碍。”

殿永嗤笑，说：“对了，对了。有关那些照片的事，调查的结果，好象的确是用望远镜头拍的。”

“果然没错。”

“不过，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老实说……”

亚由美把从安井常子那里听到的事，说给殿永听。

“原来如此。”

“当然，也不是只有永田先生才有望远镜头，我只是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

“这么一来的话，永田也有可能就是那件恐吓案件的罪魁祸首啰。”

“没错，或许是他利用尾田珠子做的。”

“这样的话，永田照美被杀的原因，可能是她和永田与尾田珠子的三角

关系也说不定。”

“可是，永田不是有不在场证明吗？”

“就是啊。而且，又是相当完整的不在场证明。”

“那么，尾田珠子呢？”

“虽然不是不可能，但是用丝袜勒脖子，不太像女人作案的手法。”

“说的也是。还有也无从得知这和久惠有什么关系。”

亚由美摇头说。

“这一点我怎么想都想不通。”

殿永点头说。

“老实说，我还掌握到一件事情。”

亚由美挺出身子说。

“你该不会又去冒险了吧！”

“没有！我哪敢。”

亚由美说明了永田昨天早上没去上班的事，“他自己说他有去上班，你不觉得有点可疑吗？”

“唔，原来如此。”

“在那段时间，他应该能够杀死尾田珠子的。”

殿永摇头说：“你打算让我们失业啊？”

“不过……当然，这些不能成为证据。”

“至少不能以杀人嫌疑逮捕他吧。不过，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调查。”

“请查查看。”

亚由美接着说：“久惠的恋爱对象如果是永田先生的话，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的。”

“没错，就是这一点让我想不透。”

说了之后，殿永喝了一口咖啡。

“什么想不透？”

“为什么久惠小姐要自杀？”

“那是因为，永田他……”

“不管对方是永田，还是其它男人。我想不透的是，只因为对方提出要分手就寻死，我认为久惠小姐，应该更坚强才对的。你觉得呢？”

“说的也是。听你这么说也对。”

“当然，我不是心理学家，所以不太了解像久惠小姐这样的人。只是，因为失恋就自杀，我总觉得很奇怪。”

的确，或许是这样没错。到目前为止，亚由美只顾着生对方那个男人的气，至于久惠本身的内心到底怎么想，并没有多加考虑。

“况且，久惠小姐是极其冷静地留下遗书才死的。从这一点看来，我总觉得久惠小姐会选择死，应该有其它理由才对。”

“有什么理由？”亚由美问道。

当然，殿永无法回答……这个亚由美也知道。

倒不如说，亚由美是在问自己……“姊姊！”

亚由美回到社区，正要进入自己住的大楼时，听到有人叫自己，所以回头看。

“哎呀，是由里。”

在沙场附近，聚集了许多小孩，正热闹地在玩耍。昨晚带由里来的女人，

看到亚由美后，点头招呼。

“是老师带我们来的。”

由里接着说：“现在是玩沙的时间。”

“这样啊，好象很好玩的样子。”

亚由美微笑地说。

假如，永田就是杀人犯的话，这个孩子……亚由美觉得有点难过。

但是……但是，事实早晚都得弄清楚的。

“哇咿！”

孩子们一边挥洒着沙，一边跑来跑去。由里也跑过去加入他们。

亚由美正想离开那里，突然看到掉落在脚边的东西。

捡起来看之后，才发觉是个胸针……是由里的胸针。

好象是在她跑来跑去的时候掉下来的，后面用胶布黏着一把钥匙。

亚由美犹豫了。不过，反正早晚都得这么做的。现在是白天，永田不会回来。

亚由美决定之后，跨出了步伐，直接往永田家去。

走廊上没有人。

她赶紧用钥匙开门，进入里面。

虽说要找，亚由美既不是刑警，也不是小偷。要从哪里找起，她根本不可能知道。

就从看得到的地方开始找吧！但是，事后不能被察觉，所以她不能翻箱倒柜地到处去找。

抽屉一个一个地找，马上就过了将近三十分钟。

“再继续这样找的话，天就要黑了。”

亚由美喘口气，喃喃自语地说。

她突然看到了一张照片。那是永田被杀的太太，照美的照片。

她有一种直觉……要藏照片的话，会在照片的下面。

拆下相框背面的板子，把照片拿出来看看。有一张照片黏在永田照美的照片背面。

亚由美轻轻地取下照片，目不转睛地看……果然。果然是这样没错！

“久惠！”亚由美说。

照片上的佐伯久惠和水田靠在一起。久惠笑得很幸福的样子。

这种开朗的笑容，亚由美几乎没有看过。

“久惠……”

她再度喃喃自语。

这时候，传来这样的声音。

“你找到啦。”

奇怪的是，亚由美没有太大的惊讶。她觉得永田会在那里，好象是理所当然的。

“是你杀了久惠的吧？”

亚由美接着说：“我是冢川亚由美。我和久惠是青梅竹马的朋友。”

“你根本不会懂！”

水田颤抖着声音。

“我不懂什么呀？”

亚由美回了话。“久惠说她要结婚，看起来是那么的幸福。而辜负她的

不就是你吗？”

“不是！”

“怎么会不是！”

“我……我原本打算和久惠结婚的。是真的。可是……照美硬是不同意。无论如何我老婆就是……”水田脸色苍白，额头上直冒汗。

“我老婆她自己明明也有外遇，却不准许我爱久惠。”

“这不是理由。”

“我……我是爱久惠的！”

永田大声嘶喊之后，突然扑向亚由美。

水田冷不防的偷袭，双手掐住了亚由美的脖子。

亚由美拚命挣扎想甩开他。两个人纠缠在一起，往房间里面去了“危险！”传来大叫的声音。

“啊！”

永田短促地大叫一声，放开了亚由美。

亚由美摸着脖子，气喘吁吁地站了起来……站在那里的是安井常子，手上握着菜刀。

“我……不知不觉，就不顾一切……”

安井常子以发呆的表情说。

永田用手压住从侧腹流出来的血，走到阳台去。

“由里！由里！”

他一边喊叫，一边把手伸向天空。

“糟糕！”

当亚由美站起来的时候，永田的身体，已经消失在阳台的那边了。

“怎么会这样？”

亚由美大吃一惊。

“汪！”

“天啊！你要做什么！”

听到喊叫声之后回头看，才发现不知道从哪里跑进来的唐璜，正咬住安井常子的裙子不放，一直拉着她。

“唐璜！不要这样！”

亚由美继续说：“是她救我的！唐璜！”

坏就坏在不应该便把他们拉开。喀嗤一声，安井常子的裙子就裂开一大片。

“天啊！”

她一声大喊……亚由美看到，从常子的裙子里，唏哩哗啦地掉了满地的照片。

捡起来看之后，发现那是……和那个矢原晃子所看到的，被利用来恐吓的照片一模一样。

尾田珠子像撒娇似的，挽着其它男人的手腕。

“这个照片，是你……”

亚由美看了安井带子。“原来如此。是你利用尾田珠子，让永田拍照的吧。然后再加以威胁哪家的夫妇处得不好，你是最清楚不过了。”

安井常子重新握好菜刀。

“没错。”

她回头看亚由美，说：“要在社区里拥有势力，是需要花钱的。因为永田比较禁不起诱惑，所以老是和别的女人发生问题。所以，要抓住他的弱点，让他听从于我，是很简单的。”

“你为什么要杀死尾田珠子呢？”

“是永田带她来的。水中一定是听说她是那个佐伯久惠的朋友，而且很需要钱吧。”

“为什么又要杀永田呢？”

亚由美说了之后点头。“原来如此。你原本打算把一切的错，都推到永田身上吧。”

“你知道我要来这里，所以让永田先进来，然后假装要救我，好杀害永田。然后把这些照片，藏在这个房子里的话，大家就会以为全部的恐吓，都是永田一个人干的……”

“那个人已经没用了。胆小如鼠，谁晓得什么时候会露出马脚。”

“是你让永田杀害尾田珠子的吧！”

“因为她打电话来告诉我你的事。而且，她说她把记事本给掉了，反正迟早会被你查出来的所以找吩咐永田把她给杀了。”

“好狠心！”

“彼此彼此。”

“彼此彼此？”

亚由美睁大眼睛，“那么，杀死永田照美的是……”

“是我。或许你看不出来，其实我满有力气的。为了要让现场看起来像是男人所为，所以我把昏倒的她，特地拖到浴室之后才杀死她。”

“是永田拜托你的吗？”

“因为他很想和佐伯久惠结婚。所以找挑了有绝对完整的不在场证明的时候，把照美骗了出来。利用和她外遇的男人的名字。照美在饭店打了电话给征信社。”

“那么，有久惠的名字的便条是……”

“因为我看到了那张便条，所以就把它撕回来了……接着，就轮到你死了。要把杀害你的责任推到永田身上很简单。”

说了之后，带子重新握好菜刀。

“可没那么简单哦！”

传来了男人的声音。“把菜刀放下！”

亚由美目瞪口呆。

“茂木先生！”

“你就光会做些危险的事！”

茂木举着枪摇头，说：“你要我怎么安心住院呢？”

安井常子脸色苍白，把菜刀丢到脚边。

“然后……”

茂木接着说：“永田掉到下面的花圃。虽然身负重伤，但没有死。他应该会坦承一切才对。”

安井带子变得全身无力，当场瘫坐在地。

“汪！”唐璜叫了一声。

“总之，幸好你没事。”殿永说。

“是啊……”

亚由美一边走在医院的走廊，一边说：“可是……久惠还是好可怜哦。”

“就是说啊。”

久惠很了解永田，知道他是个懦弱的男人，有一被逼上绝路就会狂乱的个性。

“她感觉到永田想杀死他太太，所以久惠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万万没想到同一天晚上永田竟然会叫安井常子杀死他太太。”

“果然……”

“是的。果然很像久惠的作风。与其要牺牲别人，宁可选择牺牲自己。”

“果然是你的朋友。”

“我的……不过，换成是我的话，我一定不会这么做的。”

亚由美把手上的花束交给殿永，“这个，请交给茂木先生。”

“你亲自交给他比较好……”

“这个事件，根本不能说是好结局。我想早点忘记。”

“我知道了。”

殿永微笑地接下了花。“真可惜，这束花不是给我的。”

“那要等到有下一个事件的时候了。”

听了亚由美的话后，殿永瞪大眼睛说：“你还打算搞什么花样吗？”

完

